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八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荒政考

荒政雜論 移民

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移者可移者則輸之粟春秋定

五年夏歸粟

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

就都鄙之有者

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

漢高祖三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平帝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

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

後漢永元之初連年水旱郡國多飢困樊準上疏曰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尉安尤困乏者徙至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畱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太后從之

魏嘉平四年關中飢司馬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佃上邽後魏神瑞二年飢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畱農者太和十一年大飢文明太后以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寫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東陽

王不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高祖從之四日而訖延昌元年詔河北民就穀燕恆二州又詔飢民就穀六鎮

周建德三年詔蒲州民遭飢乏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

隋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令百姓就食從官並準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唐咸亨元年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飢乏關中尤甚詔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賑給之永隆二年河南河北大水許遭水處往江南就食開元十四年詔河南宋沛等州百姓多有沿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

本道勸農使與州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十五年河北飢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給之

後周廣順元年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飢饉流散緹負而歸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大祖愍之詔沿邊州郡安卹流民口給斗粟前後數十萬口

宋雍熙二年江南民飢許渡江自占天聖七年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令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間田處之令所過人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大飢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可賑救之慶歷八年富弼知青州乞分給河北流民田土劄子曰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

土後卻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既流移至此又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只給田一頃違著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閒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產有心力廉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

行指揮約束皇祐二年詔兩浙流民聽人收養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飢乞

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次年大稔會淮南京東大飢元發召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管地欲爲席屋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老者休民至如歸蓋活五萬人云嘉定十七年袁甫進區處流民故事曰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輒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和附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尙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每處流民隨所在贍養之費分則易共居止之地分則易足此非但勸民出粟而

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椿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相視如一家或請園給則彼此聯絡爲一體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有爲士者則散于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說也臣願朝廷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嘉熙元年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振卹尙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江甯太平池江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

金大定三年澤州飢民流散逐食令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詔臨潢漢民逐食于會甯府濟信等州二十八年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

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明昌三年敕飢民至遼東恐難
遽得食必有飢死者其令散糧官問其所欲居止給以文書
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限兩月其粟充秋稅
數禎祐三年諭田琢畱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老幼者令就
食于邢洛等州欲趣河南者聽興定五年諭樞密河北艱食
民南來者日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元中統二年遷曳捏卽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至元七
年諸王拜答寒部曲告飢命有車馬者徙居黃忽兒玉良之
地計口給糧無車馬者就食肅沙甘州二十五年諸王也真
部曲飢分五十戶就食濟南

明永樂三年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

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卽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成化二十一年詔陝西山西河南災傷軍民逃往隣境南山漢中徽州商洛湖廣荆襄四川利順等處趁食求活各該巡撫巡按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許趕逐務要善加撫恤設法賑濟安插得所候麥熟官爲應付口糧復業免其糧差三年本處不許科擾及追冒私債秦慈田曰明之亡亡于盜賊盜賊之興由于飢饉薦臻民流移于四方而有司莫爲區處也倘所在長吏有富彥國滕達道其人者爲之計口而賑給分地而安插俾有更生之樂而無離散之苦則流民皆良民也不然而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弱者有轉死而已耳強者有劫奪而已耳大盜因之亡不旋踵即瓊山生于有明全盛之時而于周宣晉惠興亡之故反覆指陳如此後百餘年其語卒驗可謂能遠慮者矣

勸分

大司徒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

民有凶禍者使相救

助有禮物不備使賙給之

漢永始二年詔關中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若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後漢永初三年京師大飢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永壽元年司隸校尉人相食敕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一石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

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

唐肅宗時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糠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濟貧乏者寵以爵秩元和十二年定州飢募人入粟受官及減選超資

後晉天福八年敕河南懷孟鄭等州管內百姓有積粟者仰均分借以濟貧下

宋淳化五年詔諸路州能出粟貸飢民賜爵大中祥符九年詔民有出私廩賑貧乏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上佐之秩慶歷四年詔募人納粟振淮南飢至和元年詔京西民飢令所在勸富人納粟以振之

扈稱爲梓州轉運司歲大飢道殍相望稱卽先

出糴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全活者數萬人降敕獎諭

治平四年河北旱御史中

丞司馬光上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
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
爭務蓄積矣熙甯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
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紹聖元年京東河北民乏食
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
教不理選限勅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
入錢粟充賑濟陳珣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歲不艱食紹興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
各有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
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
者比類施行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

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即濟
得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于救荒是國家爲民無所利之也
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荒民間
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爲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並
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墾書俾有司加禮優待與見任同
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時人爭
積粟荒歲民爭輸粟亦救荒一策也 乾道七年湖南江西

早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
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
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
節郎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
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
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
二年磨勘選人轉一資三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

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淳熙十年江東憲臣尤袤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勸分昨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方多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爲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朱子上宰相書荒政速行賞典激勵富室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覲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眾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建甯傳守劄子富人今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羅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畱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恩責之以大義其不從者俟之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其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爲哉

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

式令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陸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
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
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
卽具姓名申軍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偏方小郡號爲
切待別作施行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
或貸廣而及于一鄉狹而及于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
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清祐六年泉州歲飢其民謝應瑞自出私鈔四十餘萬糶米
以振鄉井所全活甚眾詔補進義校尉

道統和十五年勸品部富民出錢以贍貧民

金皇統三年陝西旱飢詔許富民入粟補官四年立借貸飢
民酬賞格大定元年募能濟飢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明

昌二年敕山東河北關食等處許納粟補官三年有司言河
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飢棣
州民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別
無希覲特各補兩官仍正班敘胥鼎知大興府事以在京貧民有能贖給貧人者宜計所贖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爲恩例格如進官陞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其眾

元至元元年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贖飢民又給民
粟種四百餘石詔獎諭特賜西錦五端以旌其義大德十一
年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飢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
者量授以官至治三年曹州禹城縣人邢著程進出粟以賑
飢民命有司旌其門至順二年大名魏縣民曹革輸粟賑陝

西飢旌其門益都路宋德讓趙仁各輸米三百石賑膠州飢民九千戶中書省臣請依輸粟補官例子官從之至正二年江州諸縣飢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飢慶元慈溪縣飢遣官賑之五年汴梁濟南郡邠州瑞州等處民飢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廬州張順興出米五百餘石賑飢旌其門

明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飢吉水民胡有初三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景泰五年浙江按察司副使羅篴奏勸民出粟賑濟篴因杭州荒歉乞準照江西例勸民出穀一千六百石以上者給冠帶千石以上

者旌異之百石者免役已冠帶者八品以上三百石從七品以上至正六品六百石俱陞一級不支俸從之成化十二年巡按御史呂鍾定奏民間無礙子弟有願納米充吏者都布按三司一百石各府并運司七十石司府經歷司理問所斷事司各縣並有品級文職衙門五十石雜職衙門三十石俱先查勘考試相應于缺糧倉分納米完日零次撥充候豐年有積則止嘉靖八年令撫按官曉諭積糧之家量所積多寡以禮勸借有仗義出穀二十石銀二十兩者給與冠帶三十石三十兩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石四十兩者正八品五十石五十兩者正七品俱免雜泛差役至五百石五百兩者除給與冠帶外有司于本家立坊以彰尙義又題準災傷地方

有收養小兒者每名日給米一升埋屍一軀者給銀四分十年奏准陝西災傷重大令各州縣官員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依時價糶與飢民每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一千石以上表爲義門有能自收養遺棄子女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

社倉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乞置社倉曰臣伏見州縣之間遇水旱賑濟賑糶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幸而得錢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于是老幼愁歎有避荒就熟輕去鄉里之意其間強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奪攘剽掠無所不至以陷于非辜城

郭之民率不致此故臣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明詔有司逐鄉置厥每歲輸差上戶兩名以充社司主其出納不如法者治之使幸而連年豐稔在在得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

雖遇歉歲姦究之心無自生也

義倉穀先納苗米鈔一義倉團印滿日繳毀一保正副聽

收量穀利潤錢石二十文爲修倉費一禁公人搔擾一賑給不過三十里一諭人戶輸納乾好禾穀一嚴常平借兌之法

乾道四年建人大飢朱熹居崇安請于郡得粟六百斛賑民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因畱里中請倣古法爲社倉歲一歛散得易新以藏貸者出息什二歲小飢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爲倉三旣成熹爲之記淳熙八年熹將詣左漕取崇安所行奏于朝乞推而頒之諸道從其請自是婺越鎮江建昌

袁潭諸邑多行之朱子社倉條約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
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
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
根究其引至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
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
實卽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卽將其簿紐算
人口指定米數大小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
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
際預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
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其支貸一申府差
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

先遠後近
一日一都

曉示人戶

錢產

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結保每運衣食不缺不得請貸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陳龍正曰不成保不支將聽崎零窮民之餓乎不如金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縣規附甲爲安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日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卽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聽其曰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卽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斗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止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卽開

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

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得

過十一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

吏來公其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

上件耗米又慮倉廩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備折

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冊收支一申府差官訖

卽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仰社首隊長告

報保頭保頭告報各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

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卽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

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抑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

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一收支米訖逐日

次年夏支貨日不可差換

轉上本縣所給印冊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役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人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其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其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時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牆并買藁薦修補倉廩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一社倉支貨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卽申尉司定差一簿書鎖鑰鄉官

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卽委鄉
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好弊一如遇豐
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一倉內屋宇
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
鄉官點檢勒守倉人賠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
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陸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
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
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
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使無貴賤之患折所糶爲二每存其
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良利也舊說青苗者田未熟
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至當
國時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以多散財多得利爲稱職不
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爲奸而民遂怨嗟滿
道矣
黃震社倉記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飢賴撫之
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訟臨川縣李

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募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爲甲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愈眾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爲之請于朝曰法出于黃帝堯舜尙當變通法立于三代盛王尙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爲之救弊朝廷可之旣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爲之請于朝曰朱文公社倉法

主于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于減息以濟民而利
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
皇帝頒文公法于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
社倉掣于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
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
貸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
小民借貸者起于貧貸則易還則難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
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不取其本庶乎
有利而無害末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閱
其始末盡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
官不鳩粟于眾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溥先是郡之新豐饒

卷八十一
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予爲記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不責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

賑粥

明陝西巡按畢懋康賑粥議一親審貧民先令里長報明正印官親自逐郡逐圖驗其貧窘給粥票一張填寫里甲姓名許執票入厰仍登簿萬不可令民就官往返等候要耐勞耐久細心查審胡其重曰若賑可稍緩則須親審若州縣遠隔其有德有品者遇歷不完而賑又不可緩則須於寄居官等擇分任其事亦可二多設粥厰眾聚則亂散處易治昔富鄭公設公私廬舍十餘萬區而安處其民又多設粥厰今議州縣大者設粥厰數百處小者亦百餘處多不過百人少則六七十人庶釜爨便而米粥潔鈐束易而實惠行三審定粥長擇

殷實好善者三四人爲正副卽富鄭公用前資待缺官吏之意也四犒勞粥長許其優免重差特給冠帶匾額或半月集粥長於公堂任事勤勞者以盒酒花紅勞之情者量懲警後五親察厥弊限粥長三五日執簿赴堂領米囑其用心察其勤惰又時加密訪置大籤四書東南西北四字曰抽一籤如東字單騎東馳不拘遠近直入厰中有弊者造作不精者分輕重懲治不貸六預備米穀或支官銀糴買或勸借義民輸助凡煮粥之米旣交粥長或搬運或變賣任從其便不許吏胥索詐七預置柴薪厰中器皿不可強借惟鐵杓必須官給煮粥之柴其費最多令粥長在所領米內扣出變賣作價八嚴立厰規馭飢民如馭軍印簿照收到先後順序列名鳴鐘

會食唱名散籤凡散粥或單日自左行散起或雙日自右行散起或自上散或自下散或自中散互爲先後則人不至起爭端敢有起立擅近粥竈者扶出除名粥長不遵規亦有懲九收畱子女預示飢民不可擅棄萬一有之令里老保甲老人收抱赴官局收養仍給送來人路費十禁止賣婦倘有迫切真情將夫妻收入厰婦令撫嬰男歸厰用事完聽去十一收養流民於道衢寬空處立流民厰另置簿隨到隨收滿百須增厰舍若乞丐又立厰不得與流民共食十二散給藥餌癘疫不論時日早晚人參敗毒散極效或九味羌活湯香蘇散皆可多服方效合動官銀令醫生買辦合厰散數十帖以濟貧民 山西巡撫呂坤賑粥法一煮粥之地就近村落寺

觀之處十里內各設一場於人情爲便一擇煮粥之人舊曰
監督主管多委里甲老人無迫切之心則事必苟無綜理之
才則事恆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故
定煮粥之法選煮粥之人先令之講求官親與問難如於立
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一行勸諭之令衣食豐足之
家或願捨米糧若干或願煮粥若干日飼養若干人所許令
自登簿籍先送牌坊等樣爲之獎勵一別食粥之人凡來者
報官立簿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一等粥先給稍加
稠病者不可羣另一等粥先給少壯一等最後給男三等女
三等是謂六班一定散粥之法播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
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亦然每人周而復始每日夕人給炒

豆一椀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
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壯
婦人更好柴夫一人水夫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壯者爲之有
惰慢及作弊者杖逐一計煮粥之費凡米須積在粥廠嚴密
之處司積者自持鎖鑰每日每人三合爲率食粥之人增減
不同掌簿先夕報名數於司積司積冒破米豆者一升罰一
石竈頭剋減米豆者重責一查盈縮之數每簿分男女二扇
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一備
煮粥之具布袋若干大鍋若干木杓若干約與木椀若干
食粥者自備甚便但大小不一恐多寡不同大木杓水桶各若干柴薪不可多得
卽差少壯食粥之人拾採一廣煮粥之處須行各州縣通煮

使窮民各就便而流來之人不致結聚一場過五百人卽撥置別場有父子夫妻隨撥蓋結聚易離散難老病婦女何害少壯男子不散必爲盜接熟日各發原籍爲得所一備草薦飢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秸織爲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濕 魏禧言施粥者必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担粥人行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其三次卽止蓋久飢之人腸胃枯細驟飽

卽死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攜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舊杓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剋米將生水攪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飢民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飢施飯有立死者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飢令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飢民二百不拘土著流民分別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廠就食以油紙護繫於臂立冊聽官不時查點不得冒應期至麥熟而止所到遍歷村墟粥廠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救而民賴以生 陳龍正担粥就賑法担粥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

煮粥分挑不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
担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十担便延五六百人一日
之命明張氏曰粥須用有蓋木桶外用小簋備鹽菜蔬筋
荒年有外具衣冠內實飢餓不能忍取就食者如託人
瓶鉢取食勿生疑阻倘訪知果赤
貧無人轉託者更宜上門量給

明末州縣官賑粥聞勘荒官將道連夜於所經由處設廠
壘竈堆儲柴米鹽菜炒豆高竿掛黃旗書奉憲賑粥四字
集村民候官到鳴鼓散粥未到則枵腹至下午官去隨撤
廠平竈寂然矣如是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擾後世長官
可觀此爲戒哉

捕蝗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

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云秉彼蠱賊付畀炎火此古除蝗詩也乃出臺臣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過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禍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活人禍歸于崇不以譏公也蝗害遂息

宋眞宗時謝絳論救蝗云春秋書蝗爲哀公賦飲之虐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

條上理狀參考不証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元順帝時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甯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黑鷹飛啄食之

明永樂二十二年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飢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實誠意所格耳

捕蝗必覽云蝗之起先于大澤之涯及驟盈驟涸之處崇禎時徐光啟疏以蝗爲蝦子所變而成確不可易在水常盈之處則仍變爲蝦惟有水之際倏而大涸草畱涯際蝦子附之旣不得水春夏鬱蒸乘濕熱之氣變而爲蝻故涸澤有蝗葦地有蝗

任昉述異記云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太平御覽云豐年蝗變爲蝦爾雅

言蝦善遊而好躍蚰亦好躍有一信云蝗有二鬚蝗既成蝦化者鬚在日上蝗子入土草生者鬚在目下

生子必擇堅垆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其子深不

及寸仍畱孔竅勢如蜂窩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

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老農云

生如米粟不數日而大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為蚰又數

日羣飛而起是名為蝗所止之處殊不停噴故易林名為

飢蟲又數日而孕子於地地下之子七八日蝗最盛熾之

復為蚰蚰復為蝗循環相生害之所以廣也

時莫過於夏秋間百穀將成熟適與相當不足以供一啖

之需接春秋至于勝國蝗災書月者百二十有一書二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

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三蝗所不食者豌豆

者十二書九月者一書十二月者三菜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蕷及芋桑水中菱茨蝗亦不

食若將稗草灰石灰二者等分為細末或洒或篩於禾稻

之上蝗則不食蝗有禱之而不傷禾稼者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丹陽有蝗

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割羊豕禱於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囓竹樹菱蘆不及五穀有朱姓者往

悉具見蝗已過遂止而不禱須臾蝗復

迴集於朱田凡七畝盡囓而去鄰苗不損

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若多用長竿掛紅白衣

裙羣然而逐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炮聲聞之遠舉鳥銃入

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而去蝗若去

其翅足曝乾味同蝦米且可久貯而不壞以之食畜可獲

重利

明陳龍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于范仲淹蔬食錄

山中人養猪捕蝗以飼之其猪初重止二十斤旬日蝗在

麥田禾稼深草之中者每日清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

能飛躍宜用笱箕拷撓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囊或蒸或

煮或搗或焙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掩埋隔宿多能
穴地而出蝗在平地上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爲佳兩旁用
木板驅而逐之入於坑覆以乾草燒之然其下終不死須
以土壓過宿乃可或先燃火於坑然後驅而入之詩云去
其螟特及其蠹賊毋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卽
是也蝗未萌之前督撫官令有司查有湖蕩水涯及乍盈
乍涸之處水草積於其中者卽集多人侵水芟刈歛置高
處待乾燥以作薪或就地燒之凡蝗遺子在地有司當令
居民里老時加尋視但見土脉墳起卽去除不可稍遲其
初生如蟻之時用舊皮鞋草鞋舊鞋之類蹲地摺搭應手
而斃旣爲蛹須開溝打捕溝深廣各二尺相去丈許作二

坑以便埋掩 責重有司之例唐開元四年夏五月敕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情者各以名聞宋淳熙敕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卽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明永樂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捕撲務要盡絕或有坐視致令滋蔓爲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 厚給捕蝗之例晉天福七年飛蝗爲災詔有蝗處不論軍民人等捕蝗一斗者卽以粟一斗易之有司官員捕蝗使者不得少有措滯宋熙甯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

如地方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分任其事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銀錢者以中等值與之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案倘有穿掘打撲損傷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紹熙間朱熹捕蝗募民得蝗之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得蝗之小者每升給錢五百文
明萬厯四十四年御史過庭訓山東賑飢疏云男女能得蝗蟲與蝗子一升者換餅三十又得糧飢民一千零二十名令其報効將彼地蝗蟲或蝗子捕半升者給米麪一升如無不准給與

移民之法見于大司徒在十二荒政之外勸分見于左傳卽司徒教民任恤之意也社倉者遺人所掌縣都之

委積也古者有司斂粟于平日以待歉歲而頒給之後
世民自積粟而出納必聽之官吏所遇非人民受其害
此朱子之所深憂而黃震之所以議改也賑粥捕蝗二
法始于後世爲周官所不及著然禮有公叔黔敖之事
詩有秉畀炎火之文時變之所至而補救之法生焉古
人已先後世而行之特其詳略或有不同耳

大典通考卷八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市政考

市政

互市

自金幣作于上世而有無之路漸通神農氏因之列屢于國日中爲市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所謂取諸噬嗑者是也物以利合久而必爭故設有司者治之平其曲直禁其詐僞而已其後乃有征商之名孟子稱征商自賤丈夫始而趙岐以爲事在周公以前意者其當夏商之季世乎方紂暴斂以困生人文王於時獨施仁政關市議而不征澤梁無禁六

州之民間風嚮赴三分天下略有其二故曰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文王之
事非其明驗乎禮王者建國左朝而右市故王后立市
內宰佐之祭之以陰禮次叙陳肆莫不有法至於山林
川澤百物之所從出長育以時採取有節其見于太宰
九職者虞衡作山澤之材商賈阜通貨賄而九兩繫萬
民終之曰藪以富得民蓋周公變古立制將以勸本抑
末而經國制用之道亦於是存焉周政中衰管仲首興
鹽鐵以牢大利齊致富強桓公遂霸秦漢而降利孔百
出言利之臣窮析秋毫算舟車榷酒酤以至食用醬醢
之細水土草木之華無不以官權其盈虛而收其脂膏

之潤童山澗澤靡有已時生民坐殫國隨以陪今採歷
代征商之制別爲四類曰市征曰雜征曰澤征曰山征
統題曰市政考凡八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瀉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

相承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

之屬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

社先后所立計也統謂輻廣也制謂匹長天子巡司市掌

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以次叙分地而經

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

辨物異肆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

肆異則市平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以量度成賈

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阜猶盛也布謂泉也

而徵價徵召也價買也物有定價買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

別之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以刑罰禁誡而去盜刑罰憲以泉府同貨而歛餘民貨不售則為歛而

賈之民無貨則除賈而予之大市曰廛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日廛昃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

資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凡市入則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眾

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

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

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受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

以下也平肆平賈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飭會者使定物價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眾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思當為司聲之誤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凡得貨賄

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

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

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謂物行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

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

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

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弼商不得資市刑小刑憲罰中刑

民不得畜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市刑小刑憲罰中刑

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徇舉以示其地之眾也扑撻也憲罰播其肆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

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

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
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
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凡會同師
罰幕帟蓋帷市者眾也此四物者任眾之用也

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市司司市也
債買也會同

師役必有市者大眾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
所在來物以備之

珍異成平也會者平物價而來主成其
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凡賣債者質劑焉大

市以質小市以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
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掌稽市之書

契同其度量壹其濇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書契取
予市物

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

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詳見官
成篇胥師各掌其次之

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
縣之察其詐僞飾行債賸者而

誅罰之飾行債賸謂使人行賣惡物
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

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恆賈恆常也謂若

而賄久雨疫病者買賣之諸米穀棺木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凡國

之賣儻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儻買也謂官有所斥令賣賈

官賣之均勞遠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司馘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

鬪者與其馘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

可禁則搏而馘之鬪謹也屬遊飲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

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掌執市之

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

掩捕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馘而罰之罰之使肆長各掌其肆之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

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

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

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

楊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

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鄭司農云物楊而書之物物爲

買者不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

封符信然後予之元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

司是也 遺人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

也粥賣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

粥於市物未成木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管子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

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家語衛莊公改舊制易朝市高

子宰問於孔子曰周禮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何孔子

曰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縑旄

玉石穀縑行屬可以布旄屬之屬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

桂金錫連鉉之未鍊者丹砂犀象璫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

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
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
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
有餘拙者不足也

秦文繆居雍陰

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陰陰爲要路之間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

孝徙櫟邑

左馮翊

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

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扈蠶丹砂石銅鐵

印都出銅臨印

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僃僃僃西近印竿竿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在漢中

以所多易所鮮天

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

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

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黃圖云長安九市六市在道

西三市在道東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平準者主平物價使相依

準武帝時桑宏羊領大農令以諸官各自市相事以故物多

騰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則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矣帝從其言爲置平準及宣帝時趙

廣漢舉茂才爲平準令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爲收取之易所謂理財

正辭禁人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之職周禮泉府

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樂語五均樂語樂

賁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樂語五均元語河

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

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

家有餘息恩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

及小人也

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

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邯鄲故趙郡臨淄故齊郡宛南陽縣兼雒陽咸

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爲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

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

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諸司市常以四

仲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爲其市平無拘他

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

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叩貴過平一

錢叩物價起也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

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

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

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羲和置命

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臨

淄姓偉等

姓姓名偉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

空簿

簿計簿也

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

食穀之將

爲食穀之將帥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

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

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

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

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

眾庶各不安生

後漢雒陽市長屬河南尹長安鑄錢多姦巧京兆尹閭瓊召

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

百姓悅服

宋登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齊後主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賈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隋司農寺統京市令丞煬帝三年改京市隸太府寺京師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

唐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建標立候陳

肆辨物

按周禮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遇也而平正之以二物

平市

謂秤以格以三賈均市

精爲上賈次爲中賈粗爲下賈

凡與官交易及

懸平贓物並用中賈其造弓矢長刀官爲立樣仍題工人姓

名然後聽醫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偽濫之物交易者沒官短

狹不中量者還主

周禮司市偶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王制亦云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

中殺皆不

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

買不和而權固

推謂專略其科固謂障固其市

及更出開閉其限一價

謂賣

以貴為賤以貴為賤

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禁之

謂在旁高下其凡價以相惑亂也

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

而眾以散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為之貳凡百司不在

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德宗時官中取物

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以鹽佑敝衣絹帛尺

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

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

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卽位乃

罷之 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互市所

得馬馳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庸第以言于所隸州府

爲申大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量其眾寡

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每馬十疋牛十頭馳騾驢六

頭羊七十口各給一牧人

若非理喪失其部使及遇人改關其直

其營州管內

蕃馬出貨選其少壯者官爲市之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

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

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於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

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宋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其上下界及諸州市易務祿買務祿賣場皆隸焉市易上界掌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直市易下界掌飛錢給券以通邊糴祿買務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祿賣場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權貨務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屬交引庫掌給印出納交引錢鈔之事抵當所掌以官錢聽民質取而齊其緩急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權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

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閣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襍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鎖鐵髓皮瑤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樞署於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毋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瑤瑁犀象鎖鐵髓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樞外它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漕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

司泉州其朔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
隸送近地船舶司權賦分買泉福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
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爲市易司擾之
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旣而市易務呂邈入船舶司
闡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
杭明州市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
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
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出者五分之二元豐二年
賈人入高麗貲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
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
故明立是法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

發船請引於廣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
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
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鍔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
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頗於富
家大姓宜卽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元祐三年鍔
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
路運載錢帛絲絹賈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當禁榷未
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
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
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
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

報所在州召保母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舉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甯元年復置杭明市船司官吏如舊

凡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宣額如詣諸國法廣南船司需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

和元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船舶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

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
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
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
代州雁門砦置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
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
乃聽置於雄州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北商趨它
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榷場與轉
運使劉綜並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
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
邊榷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縮
鬻漆器杭糯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

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甯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樞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皐賞法河北四樞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眾故有是命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樞場以緡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氍毹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獐狝角礪砂柴胡莖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於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天聖中陝西樞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

安軍椎場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
臣求復互市慶歷六年復置場於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
羊至無收牧之地爲徙保安軍椎場於順甯砦旣而蕃酋卒
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
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元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
必歸臯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楚蜀南粵與蠻獠
谿峒相接者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甯三年王
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
興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
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順久
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卽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

就驛博買至是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畫建炎四年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遂至危弱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荅之是年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四年詔川陝卽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馬直卻象勿受其賜書勞遺之十二年旣貽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鰲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守臣措置

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邊州縣
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
之臣僚言其顯貨啟釁非便止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
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
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皆實於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
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凡船舶最大者曰獨檣
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水船曰
料河遞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甯初立市舶以通物
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苟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
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
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

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止買粗色襍貨若象齒珠犀比它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贖舉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爲粗色每綱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部送支腳乘贖家錢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舊一綱分爲三十二綱多費腳乘贖家錢三千餘貫至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粗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水腳錢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粗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綱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

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賈遷點吏受賕縱釋卒不可禁

遼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待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离鞋謁伊濟原作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馳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繼屬統和初燕京畱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不粥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

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峯路以通易州貿易
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樵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實魯
原作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
室魯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賦歛既重交易法壞財匱而民
困矣

金市賣司天德二年更爲市買大使掌收買宮中所用果實

生料諸物市令司唯中都置令

南遷以左
右警使兼

丞各一員掌平物

價察度量權衡之違式百貨之估直

司吏四人
公使八人

樵場與敵國

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皇統

二年許宋人之請各置於兩界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正隆四年罷鳳翔府唐鄧穎蔡鞏洮等州並膠西縣所置者

而專置于四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命榷場起赴南京國初
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當置之以易北方牧
畜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四年以尙書省奏復置泗
壽禁唐鄧穎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
麴及羊豕之腊並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罷西界蘭
州保安綏德二榷場二十一年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
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
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
榷場故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上曰東
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
州復置一場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之

錢幣也明昌二年尙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巴焦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三年行樞密院秦斜出等告開榷場擬於轄里

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泰和八年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貞祐元年秦州權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充州復開設之歲獲十數萬計

元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帛諸物及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贏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迴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一令孟古岱領之慶元上海澈浦共三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次年迴帆

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定雙抽單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鐵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還人入番貿易諸貨所獲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買犯者罪之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九年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二十五分取一粗色三十分取一免其輪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

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

二十一條

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外取三十分之一爲稅自今諸

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過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元貞

以待船船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

元年以船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

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入兒頃喃梵荅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

出鈔五萬錠令沙布鼎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

司二年倂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

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

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

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

貿易迴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
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併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
立泉州慶元廣東三提舉司申年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
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中買寶
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歷元年以其蠹耗國財詔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

明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

勘街市斛斗稱尺稽考丐僧姓名時其物價

大明門左右日市日朝前市

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日燈市東華門內月三日市日內

市正陽橋日具市日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二十五日市日

廟市初東有馬市西有菜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

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

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開其出入

洪武初設於

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甯波泉州廣州甯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數爲二百舟爲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侵軼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奇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諸番貢使益多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船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

起運宣宗命至卽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舶
太監畢眞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
三司官乞如舊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
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
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
理爲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眞謬以爲例云嘉靖二年日本
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眞僞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
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甯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
遂罷之市舶旣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
法禁無所施轉爲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甯台數千
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統訪知船主皆貴官木姓市番貨

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
皇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紘又言長澳諸大俠林
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爲嚮導躡我海濱
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紘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
九德劾紘措置乖方專殺啟釁帝逮紘聽勘紘既黜姦徒益
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
上無甯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
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
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
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
厓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

官領職如故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甯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一等各以一遞減旣而城東廣甯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甯不復來市兵部尙書王鉞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母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

廣甯月二市以撫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
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
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
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
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以互市陷
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
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
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爲省客兵餉減硝銀
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
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厯二十三年開

遼東巡撫李化龍
上疏曰木市開有

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境又不
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財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
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
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禮所
開無他資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貴
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
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弱
寧前廣甯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
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旋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並
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
罵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張世德亦疏
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

論曰易稱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故成周設市官置肆長
特以息詐而止囂未聞其與民競細末之利也自漢用
桑宏羊立平準之法使有司坐而販鬻幾與市井之賤
賈無以異矣至王莽張五均建諸幹名爲取法周禮而

實以劫取貧民之利用使人不聊生盜賊蜂起後之論者遂疑周禮爲僞書不可信是謂因噎而廢食也夫莽豈能行周禮之人哉意專于罔利而已以予觀今之持國計者何一非莽之徒特其人未嘗假周禮以爲名而世亦習見而莫之怪耳自唐以來通關互市海舶夷商交迹中國而大利之入自東南者不可勝數迨宋中世出入之禁頗嚴矣然貪賈黠吏因緣爲奸法令之懸徒文具耳明太祖立市舶提舉之司本以招撫遠人及世宗用夏言議而罷之遂以啟日本之讟嗟乎夷狄不可親信久矣誘之以利則喜示之以柔則驕一日失機釀害無窮故明之所以待倭夷者始狃于寬柔終肆其傲

很久而竭天下之全力僅乃克之謀國之道可易言哉
若夫厚待之以恩信而不亟徵其貨利吾于太祖之事
殊有取焉